

江边人家

*Families
Living
on the Riverside*

章荣朝◎著



江边人家

章荣朝◎著

Families
Living
on the Riverside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 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米@古阅读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边人家/章荣朝著.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615-7260-3

I. ①江… II. ①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6080 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47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序 言

麦 家

1

章荣朝先生的《江边人家》是家人的故事，也是家国的历史，浅尝似茶，素朴而清香，细品如酒，清冽而有后劲，沉淀着一代人的光阴和记忆。在三日两夜手不释卷的持续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地听到 T.S. 艾略特刻在《磐石》的诗句：

我们在生活中失去的生命在哪里？

我们在认识中失去的智慧在哪里？

我们在传播中失去的知识在哪里？

这质感浓厚的借喻和象征，这带着浓烈绵实的拷问，似乎从一开始就浸透在滔滔江水中。作者以家为芯子，以孝、贤、勤、善等美德构成其内核，不屈于命运，不困于细琐，意志坚定、轮廓分明地直抵中国式家庭（族）的特性同征，以及它带给人们的羁绊和痛苦、温暖和希冀。小说字里行间，魂灵深处，缓缓流淌出来的宁谧、善良、信任和美，使我想到，我们的文学在“家”的日常表达上，用了许多冒险的方式，立了目不暇接的路牌，实质却并没有建树什么，反而有所失去。

家的核心是人，人的核心是情感，哀怨，情仇，怒怼，欢愉，兴欣，是流水的浪花，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叶孤帆风中行。空穴不会来风，说到底，人在江边，

水在江里。这江也是疆，是国的意思，是天地的意思。

2

书中人物关系复杂，新安江畔，羊、汪两个家庭，两代人，随着时代变迁，展开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作者用一种相当经济的方式和相对平和的叙述，处理了宏大的命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如水乳交融。情节设计有传奇色彩，但即便是围绕奇人奇事，个中情景却是普通寻常，描写亦细致入微。尾声，客居台湾四十年的汪家富回到大陆，发现前妻伴侣竟是原以为早已作古的弟弟阿标（家贵），作者用一种平静的激情写道：

家富两眼发呆，板着脸孔，表情十分难看。阿标也把咧开的嘴收拢了，他眼看前方，放慢脚步，止步不走了。家富脸色由红白转灰黑，最后铁青，他向前一步，抡起右手，运足全身力气，一个巴掌打在阿标脸上，一声不响，走出大门，急匆匆地大步向街上走去……阿标蹲在地上，双手包住脸孔，把头埋在膝盖之间，不说痛，不骂人，一声不吭。永耕叫阿芳，她眼睛一张，无助无语，像是无知觉的人。他又叫阿标，阿标一动不动，像缩身的刺猬。

弟弟年轻时替兄从军，国民党军官的年轻太太勾搭不成，反目构陷，为活命他被迫杀死军官，千里逃亡，隐姓埋名，苟且偷命。这个人物性情的变异，与身世相连，也沐着时势变迁的风雨。人物要贴着生活写，弟弟是贴得好的，既有个性又有象征性。

3

同讨厌的阿标相比，他的侄子、主人公羊水生则自始至终展现出惹人喜爱的个性。国人素奉“百善孝为先”，没什么比孝顺更为要紧的。羊水生由养父羊永耕在洪水中救起，养母秋凤视如己出，拉扯长大，年幼时，他以手指为便秘的奶奶通便；即使成分不好，被有仇隙的仇林吉公报私仇，也不肯弃姓他投。较于避难贫农乳母家的长子水坤，水生的坚持超越了孝道。

随着情节推进，仇林吉（汪有强）的母亲认出羊水生是她失散多年的幼子，仇人原是亲兄弟。血缘关系却不足以化解仇讎，心胸狭隘的兄长害怕弟弟的身份影响自己的美好前程，变本加厉，落井下石构陷于前，强奸害死弟媳于后，终于锒铛入狱。狱中的他，远离时代旋涡，卸下欲望包袱，丢开是非颜面，回归真我，人性本善，潜心忏悔，用时间和真诚，赢得了弟弟的宽恕。

宽恕，比孝顺更为人道。在宽恕面前，他精明于商场的聪慧，不欺暗室的正直，带领全村办厂致富，敢担当，肯实干。凡此种种，作者以一种爱护有加的方式，呵护着这样一个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完美人格，让羊家淳朴厚重、磊落堂正的家风，在他身上得以一一具象。

文学，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喧嚣浮躁的时代里，正在经历一场何去何从的选择和考量。《江边人家》不宫斗，不穿越，不鬼怪，不机心，只是素朴地回忆、讲述，素朴得近乎笨拙，却有浓郁的乡音乡情，家事国情。如今，我们多的是艳美，桃红柳绿，万紫千红，美若天宫。但小草青青、灌木丛丛才是大地的色彩，素而朴，朴而真，真而美。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九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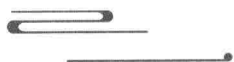
楔子	杀猪过年亲人归	001
一	新安江里涨大水	013
二	这个孩子是水生	018
三	水生病愈认干爹	028
四	国军溃败乱抓人	037
五	阿标翻身当干部	048
六	卖粮吃草便秘生	058
七	千里寻夫到南昌	068
八	水生打工遇林吉	077
九	故人西去众人送	086
十	水生放炮出事故	098
十一	水生母亲只有妈	114
十二	兄弟并家人丁旺	123
十三	兄杀弟媳当何罪	131
十四	兄妹完婚如祖愿	140
十五	水珍产后病痊愈	146
十六	三月将尽快插秧	155
十七	异地贩卖小商品	166

上篇

四十年光阴似箭

下篇

四十天岁月如歌



十八	水生创办家具厂	182
十九	阿标纵火被判刑	194
二十	望夫归期未有期	201
一	笑问客从何处来	213
二	生父养父是同窗	223
三	永耕上坟祭双亲	231
四	却话巴山夜雨时	239
五	你我劫后还在世	248
六	他竟也是未亡人	262
七	永耕还愿上慈岩	280
八	元宵补办新婚礼	288
九	水生探监叫大哥	296
十	水生任重而道远	303

后记	309
----	-----

楔子 杀猪过年亲人归

天色微明，六十二岁的申屠秋风双手拨出门闩，“咣当”一声打开大门。

“好天公！”

她双手合掌，面对东边猴坪山顶上的那几棵大松树边说边拜。这里的人，把老天爷称作“天公”，认为天公是世上最善良最公正最有力量的万物主宰，天公做事没有不好的，天黑天亮、阴晴雨雪、冷热旱涝，都是天意，是公道，人是不能怨恨天公的。申屠秋风自二十岁出头嫁到沙湾坞，从村里人称她“凤嫂”到“凤婶”，再到如今的“凤奶奶”，四十多年来每天早上起来，她都要先开门对天道一声“好天公”，并拜个揖，而后再用双手在眉眼间揉搓一番，深深吸一口气，长长地呼出去，然后开始迎接新的一天。

这天，是公元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农历丁卯年十二月初五。这是当地人杀过年猪的最佳日子。一些懂阴阳历法的人说，这天是“丁丑日”，属牛。当地人说杀猪要挑属牛属马的日子，这两个日子杀年猪，来年的过年猪就能养得像牛马一样大，而不能在属猪属鼠的日子杀年猪，因为属猪的日子杀年猪，来年的过年猪很难养过年，而属鼠的日子杀年猪，下一年的过年猪就会像老鼠一样长不大。沙湾村共有十一个自然村，七百多户人家，一共只有三个杀猪师傅。大家都想挑好日子杀年猪，三个杀猪师傅自是忙不过来。秋风奶奶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同杀猪师傅阿良商量的了，阿良说“牛日”这天他已经答应给九户人家杀年猪，即便从鸡叫头遍忙到后半夜怕也完不成！秋风奶奶只得到四里路外的邻村沙湾岭去

找阿根。

阿根是附近几个村庄年纪最大的杀猪师傅，过年就六十岁了。他有三个徒弟，每到杀猪吉日，大忙日子，师徒四个人一天可杀三十多头猪。秋凤奶奶找他时，他手头已接下三十一头年猪等他们去杀。

“凤奶奶，你看三十多头猪，我和徒弟四个人每人杀八头，动作再快也已经忙不过来了。”

秋凤奶奶听了眉头打结，长长叹了口气。阿根见了，心里也很替她难过，思量一下，搓着双手说道：

“我看这样吧，凤奶奶，初五中午边，你早点把水烧起来，我和两个徒弟早点吃好午饭先去把你家的年猪杀好，然后再到别人家去。”

秋凤奶奶觉得阿根这人真是好！

今天是杀猪的日子，秋凤奶奶很早起来，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后，她走到堂前搁几前，从抽屉里取了三支香用火柴点着，然后从边门穿过灶屋走到猪栏边，对着猪栏举香拜了三拜，把三炷香插在猪栏的小竹筒里。栏里睡着的过年猪爬起来伸了个懒腰，这是头正宗的“两头乌”。沙湾村的人养猪一向去金华、衢州一带选购猪崽，今年清明节前几天，办家具厂的小儿子水生自己开了工具车，到龙游挑选了这只“两头乌”猪崽。当时一般猪崽是七毛钱一斤，而这只小猪要一元钱一斤，总重十八斤。水生办厂有了钱，不在乎价钱，连同那只竹篓子一起，付了二十一元钱，把它买了回来。凤奶奶看这小猪毛色光亮，额头上有一朵白花，非常喜欢，连夸儿子有眼光，会办事。八个多月来，水生每天把自己工厂食堂里的剩饭剩菜带回家喂猪，加上凤奶奶养得用心，现在这头猪膘肥体圆，看样子足有两百来斤。看着这头被她养得又壮又肥的年猪，凤奶奶不由想起早年经历的两件跟年猪相关的往事。

第一件事老早了，是她刚嫁给羊永耕的第二年，十二月初十。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日子特殊，正好是姓羊人家要到他们沙湾坞来举办姓氏宗谱圆谱典礼，从新安江到钱塘江，两岸姓羊的人都要到他们村“羊氏宗祠”来集会。沙湾坞有十六户姓羊的人家，按规矩家家户户都要养好年猪，办好祭品来祭谱。凤奶奶，不，那时应该还叫“凤嫂”，一年到头忙里忙外，大部分功夫都用在养年猪这件事上。那只猪最后被她养得又高又大，村里人都说，祭谱大典上她家的年猪一定要得头名。到祭谱那天，一大早把杀猪师傅请来，那时凤嫂年轻力

壮，帮师傅打下手，冲水刮毛，开膛翻肠，动作利索，未到天亮就把一只三百来斤毛坯的大猪杀好。师傅走了以后，凤嫂见天色未亮，就关起大门回到房里又去睡觉。谁知天亮后，婆婆起来发现挂在柱子上的猪大肠老长一段拖在地上，一直拖到天井沟里，再看摆放在祭礼架上的全猪，肚皮上一块肉被咬破挂在地上。她知道这是该死的狗造的孽！凤嫂的婆婆是个通情达理心慈善良的人，她不声不响把猪肠收拾好挂回原处，把猪肚皮上咬破的肉也尽量做了些处理，用布擦干净，将挂下的肉贴上，让猪身压着，不让人看出破绽。凤嫂的公公是个道士先生，做事细心讲究，他看猪肚皮上的肉左右不对称，想伸手去摸，却被老伴制止了。老伴拉住他手，带他到房间里去把情况如实告诉他。凤嫂的公公心里咯噔一下，但随后想，新媳妇熬夜干活已经很累，年轻人做事不周到情有可原，没有责怪她。祭谱仪式结束后，公公婆婆才找凤嫂好好地长谈一番，轻声细语，语重心长。凤嫂看公公婆婆没有发火骂她，心里充满感激。可是次年九月，公公得病卧床不起，几天后就去世了。一家人悲痛之余，凤嫂总觉得是由于自己不小心，让祭谱年猪被狗咬过，太不吉利，害了公公，心里一直内疚了好几年。

第二件事发生在小儿子水生结婚那年，那时正是“集体化”时期，养猪是由大队下任务的，规定三口之家必须养一头“任务猪”卖给公家。秋风家当时是五口人，按规定要给公家养两头任务猪。因为年底水生要成婚，这年正月十九，水生亲自到兰溪猪仔市场上买了三只小白洋猪，计划养大两只卖给公家，留一只做过年猪，给自己结婚用。当时生产队里粮食欠缺，社员们一日三餐都吃不饱，用粮食喂猪是想都不敢想的。靠住在新安江边的便利，那时村里养猪的人家都到江里去捞蒹草作猪饲料，每天早上天未亮，社员们赶在生产队出工之前去江里捞水草，有船的人家划着小船到深水处用竹竿打捞，没船的人只有忍着寒冷赤脚在浅水处用手拔，经常整个江面上都是人。当时大儿子水坤已经成婚，独立门户，住在村后乳妈家，家里只有水生、水珍兄妹俩，两个人每天一早就提着篮子挑着畚箕到江里去捞猪草，捞完猪草再去生产队挣工分。捞得多的日子有一畚箕担，够三只猪吃两天，少的日子只有两小篮，三只猪只能吃个半饱。蒹草水分多，营养少，猪吃了只能撑撑肚子，难长肉，三头猪养了大半年都不足百斤。大队规定，任务猪必须达到每头毛坯猪一百二十斤的标准。为了把任务猪养达标，他们把三头猪中最小的一只用栅栏分开养，对另外两只搞优待，喂点番薯、玉米等粮食。尽管费尽心机，到时间还是没有达标，一只一百零七斤，另一只一百零五斤。怎么办？大队干部向上级报告，第二天，一个姓徐的驻队干部来到秋风

家，看到猪圈里还有一头分开养的猪，一问才知道是准备自家当过年猪、结婚礼用的。徐干部拉着长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私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他当即做出决定，杀过年猪时要分出三十斤白肉送到食品公司卖给公家，以补足任务。农历十二月初六，水生结婚的日子，把过年猪杀了，过完秤，白肉只有五十六斤，对半分都不够完成任务。但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怎么办？最后，靠着杀猪师傅阿根的“手艺”，把整猪一分为二时对公家一边“手下留情”，才总算完成政治任务……

想起这些，凤奶奶心头酸酸的，但看到眼前这头肥肥壮壮的“两头乌”，她心里又是喜滋滋的。过去的过去了，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几年前，水生和水珍在自己村办了个木材加工厂，挣了钱，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大儿子水坤在自家承包山上种水果，妻子阿贞在水生厂里当安全员，都有自己的事情做，也能挣到钱，而且还给她生了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孙子叫羊琦，孙女叫羊琼。子孙就是财富，虽然阿贞嘴巴讲话过于爽直，人称“剪刀口”，但人很勤快，凤奶奶倒也喜欢。而小儿子水生自小懂事，懂得体贴人，他经常对老人家说：“妈，苦日子熬出头了！我们办厂，有了钱，你就好好享福吧。”此刻，福气就像写在她的脸上、手上、脚上，她开心地抿着嘴，离开猪栏，脚轻手健地走去灶屋，刷锅、淘米、点火，给一家人做早饭，一天好日子就这样开头了。

吃完早饭，凤奶奶在灶边洗碗。水生把一畚箕晒干的树根拎进灶屋。这些树根是几个月前他从山上挖来、劈好，堆在猪圈屋檐下，准备过年时烧的，今天杀年猪烧水正好用得上。看见水生拎回来柴火，凤奶奶说：

“水生，今天你不是说要和客户签合同吗？还不快到厂里去？柴火我会搬的。”

“妈，这柴火很重的，你不要去搬！”

“可客户在那里等你总不太好的吧？”

“我同他约好，九点钟开始，现在才八点十分。万一他先到，水珍会接待的，我再拎几畚箕过来，中午烧水烧饭的柴火够了我就去。”

凤奶奶听了不再吱声，她知道水生是怕她累着。这孩子从小就很懂事，作为长辈，子女孝顺就是最大的福气。洗好碗，凤奶奶开始准备烧杀猪水，她用竹丝洗帚把平时不大用的头号大锅刷洗了两遍，然后去天井用皮管接水。这“自来水”是从屋后山湾里接过来的，沙湾坞二十几户人家，平时吃水用水都靠村头那口井，天热时，井水不足，村里妇女常到一里路外的新安江去洗菜洗衣服，遇上

干旱，连吃的水都要到江里去挑。去年正月，趁厂里放假空闲，水生买来七百多米皮管，叫几个工人帮忙，花了三天时间，把屋后山湾里的水接到天井，装好龙头，再接一根五六米长的皮管，哪里用水就接到哪里，方便得很。

送走水生，凤奶奶开始张罗烧杀猪水。中午边，杀猪师傅阿根带着两个徒弟来时，她已经把杀猪水烧得滚烫。阿根师徒三人都是大个子，有力气，手艺好，动作快，一只两担多毛坯的大年猪，只用了个把小时就杀好了，然后剥好、洗好、摆好，弄得条条直直。

午饭后，凤奶奶按习惯要午睡一下。六十岁后，她经常腰痛，去年水生陪她去骨伤医院看了几次，腰痛病好多了，但稍有疲劳，又会隐隐作痛。医生说要多休息，水生劝她每天中午睡一个小时。今天家里要杀年猪，她起得早，忙了半天已经很累了，晚上还要烧年猪饭，要赶紧上床躺一会儿。

穿过天井的阳光逐渐移到东边的墙头上，凤奶奶起了床，看时辰已不早，就到灶屋准备烧夜饭。这时，水生带了厂里五六个人回来。

“妈，烧夜饭的人我叫来了。”

厂里的人见堂前砧板上、八仙桌上摊满猪肉，都兴奋地赞叹这只年猪真大。凤奶奶从灶屋走到堂前，乐呵呵地说：

“这是我这么大年纪养过的最大的一只过年猪，两百六十五斤呐！”

这么多肉当然要腌，腌过了，可以随时吃。水生说他买了三十斤盐。

凤奶奶说：“照一斤盐腌十斤肉的标准，足够了！”

水生说：“好，妈，你当顾问，坐在藤椅里负责指挥好了，烧饭、腌肉，做事的人我都叫来了。”

厂里食堂来了两个炊事员，一个厨师，负责烧菜；一个帮手，管洗菜切菜。水坤妻子阿贞负责烧火，女儿水珍和另外两个工人负责腌肉，大家各司其职，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

阿贞坐在毛毛凳上，把两只锅子烧得旺旺的，对掌勺的阿富说：“阿富，你炒菜手艺再好，如果我锅子烧不好，你炒的菜就不好吃。”

阿富说：“是的呀，火头军火头军，全靠火候好，烧火师傅，像戏文台上的敲锣师傅，戏文唱得好不好，要看锣鼓敲得好不好。”

“那是的，”阿贞眉飞色舞地说，“以前家里烧年夜饭，都是我负责烧火，不过今年过年我要抡镬铲了。”说完，她向堂前走去，想看看他们是怎么腌

肉的。

凤奶奶指导水珍和厂里的两个人，把两只火腿垫在缸底，肋条肉压在上面，猪油、猪头另用钵头、小缸腌。还有一只四五斤重的大蹄髈，是给水生的亲爷（当地人称干爹为“亲爷”）做八十大寿用的，明天要送去，不需要腌。

水生去村里叫吃年猪饭的人了。除水生厂里的人、帮忙的人，村里羊氏的长辈和平时常往来的几个近邻是必须要叫的，这叫“有福同享”，是老规矩。虽然几天前凤奶奶就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可到了吃年猪饭的时间还是得有人上门去请一下，这是礼数，也是人情。

西岭脚日头公公快搭岗了，水生扶着羊姓人家年纪最大的海公公来了，凤奶奶赶快过去搀着海公公到堂前八仙桌前坐下，并叫水生泡来一杯茶。接着水坤牵着儿子羊琦和女儿羊琼，以及水生的堂叔钊根、大伯母阿英婆婆、叔伯爷爷春义等人也都来了。菜陆续上桌，凤奶奶陪着请来的老辈们入座八仙桌，这是主桌，水生厂里人和自家人则坐的是大圆桌。无酒不成席，热气腾腾的米酒上桌了，酒香掺进肉香，满屋子香气扑鼻，大家心头也是香香的。

水生先替八仙桌上的八个长辈倒好酒，阿富也给圆桌上会喝酒的人倒了酒。农村人不大习惯碰杯敬酒，都各自喝了起来。

堂叔钊根喝一口酒，捧着酒碗说：“这米酒不错，酒气足，香味好，有些甜又有些酸，正好进口，是凤嫂亲手做的吧？”

凤奶奶说：“是水生做的，我年纪大了，小钵头里做点甜酒还可以，做大缸酒吃不消了。水生从小跟着我，我以前做酒时他总是陪在身边看，看了一肚子，看会了，十几岁就会了，二十岁后家里的过年酒都归他做了。”

长辈们一向喜欢水生，借此把水生好好夸了一番。水生一边给长辈们添酒，一边催大家多吃菜。

“年猪饭主要是吃肉。”水生对大家说，“腌白菜炒肉是我们沙湾十里八村的招牌菜。今年家里年猪养得大，我特地到沙湾埠阿昌那里买来一担高脚白，阿昌种的白菜是全县出名的。今天晚上特地请我们食堂的阿富师傅来烧的，他是烧腌菜肉的专家。”

水生话音刚落，阿富接着说：“今天的腌菜肉着实烧得多，除了每张桌上的三大碗，煤饼炉上还有一大锅，大家放开量吃，烧得不好请原谅。”

正说着，两个孙子“奶奶、奶奶”地叫着进门，一个叫羊琳，一个叫羊珺，是水生的儿子。他们今天下午期末考试，比平时回来得迟，早就饿坏了，一

进屋子，书包还没放下就冲到奶奶身边，叫着要吃肉。凤奶奶立即夹起几块三层肉塞到他们嘴里，两个人狼吞虎咽，吃得满嘴冒油，看着让人开心。

阿英婆婆说：“水生这两孩子像爸爸，都很喜欢吃肉。”

凤奶奶补充说：“还都喜欢吃肥肉！”

海公公笑着说：“这真是风水应的。水生的阿爹永耕也很喜欢吃肉，他在私塾当教书先生时，大家都叫他‘肉先生’。”

春义爷爷接着海公公的话说：“水生家的人爱吃肉是祖上遗传的，永耕是‘肉先生’，永耕的阿爹也是‘肉先生’。”然后，讲了一个水生爷爷吃肉的故事。

水生爷爷是个道士先生，懂点医术，平常也会给人看个小毛病。有一次他在地做完“功德”回家，村里一个财主请他上门给女儿看病，财主女儿去城里学骑马，回家后屁股上生了个毒疮，一天到晚痛得嗷嗷叫。财主请来一个有名的郎中看了，吃了十多帖药却一点儿不见好转，便来叫水生爷爷去看看。水生爷爷仔细查看一番后叫财主老婆找来一把眉毛钳子。他左手拿着油灯，右手用眉毛钳子把财主女儿屁股上的“红疮”用力夹住，“哼”的一声拔了出来。原来，那颗“红疮”是一只牛虱子，它叮在那里，天天吸血，肚子胀得又红又大，所以看上去像一颗毒疮。牛虱时刻叮着，当然让人疼痛难忍。牛虱拔掉后，不到一筒烟的功夫，财主女儿就说不痛了，再过了一会儿，就能起身下床了。

“真是手到病除啊！”

财主连声喝彩，夸水生爷爷医术高明，并立刻包了一个大红包酬谢水生爷爷。

水生爷爷说：“帮人纾难是我的本分，不用给钱的。”

财主说：“前面的郎中先生看一次病开一张方，要了我三担谷的银钱，你怎么可以不要钱！这是五担谷的银钱，是你应得的，别嫌少就好了。”

水生爷爷说：“要是为了钱我是不会来的，我是做道士的人，行医是积德，不可以收钱。”说完拿起搭背口袋往肩上一挂起步要走。

财主拦住他说：“这样吧，钱你不收也罢，留下来吃餐饭再走，也好让我们心安。”

见财主心诚，水生爷爷说：“那好，我就不客气了。”

饭菜做好，七八个菜摆满了一桌子，大多是肉。财主一个人陪水生爷爷在堂前吃，其他人在灶屋吃。财主给水生爷爷倒酒，水生爷爷说不爱喝酒，只喜欢吃肉，说着就大口大口吃起肉来。饭才吃了一半，桌上的一大碗红烧肉已经让他

吃得只剩下一块。财主点着头陪着笑说：“再吃，再吃！”他把剩下的一块红烧肉吃掉后，又把一碗腌菜肉吃得只剩下腌菜。财主叫儿子把温在灶肚里的一钵头红烧肉又端来，对水生爷爷说：“喜欢吃，尽管吃，还有，还有。”水生爷爷也不客套，答应道：“好的，我这个人不会客气，喜欢吃就要吃过瘾。”财主说：“我就喜欢你这种人，坦坦荡荡，爽爽直直。”就这样，水生爷爷又把那碗红烧肉吃了半碗，然后放下筷子说：“今天吃痛快了！”财主心里也痛快，给女儿治好了病，又结识了一个爽直人，心底无私，不做作，不贪财，只是吃肉的胃口着实是让他开了眼界，简直有点儿不可思议。后来，道士先生，也就是水生爷爷，很会吃肉的故事就在四面八方传开了。

听完故事，满屋子的人都哈哈大笑。最后，春义爷爷对水生讲道：“你爷爷就是这样，正直无私，一辈子只晓得给人做好事，大家也晓得他，不贪钱财，只是喜欢吃肉。你爹，你，还有你孩子，都爱吃肉，都是从他身上遗传的。”“遗传”是个新词，有人懂，有人不懂，有人半懂不懂的。刨根文化程度高些，懂得遗传的含义，他慢条斯理地说：“其实前面海公公说得对，水生家几代人喜欢吃肉是风水应的，春义叔讲的遗传也是对的，但有人听不懂，就不大切合的，讲话嘛首先要让人听得懂。”

大家一边喝酒吃饭，一边各自讲些见闻，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凤奶奶心里乐滋滋的，觉得一天的忙忙碌碌有价值。她心里高兴，身子骨也不累了，只想听大家继续开开心心吃着、喝着、说着、喜着、乐着。人老了就是这样，后辈们开心了，自己也就开心了。

“嘟嘟！”

“嘟嘟！”

突然，水生腰里的“电话机”响了起来。水生起身接听电话，是厂里传达室打来的，说是邮递员送来一份给申屠秋凤的电报，要水生签过字才能收下。水生立即放下碗筷，骑着自行车去了。饭桌上的人开始猜测这电报是谁打来的，可都猜不出个所以然。倒是有人说起水生的“电话机”，说这个太稀奇了，没有电线怎么好传声音呢？出纳阿娟说：

“这叫‘大哥大’，移动电话，城里人早就在用了，杭州还有更先进的。可能要不了多久，大家都会有了。”

这是大家不相信的，这么先进的东西怎么可能大家都能有？先进的东西从

来只是少数人有，大家都有了，这东西也就不先进了。阿娟不知道怎么进一步解释，便随大家说，吃饭喝酒就是这样，大家总要说东道西，找些闲话讲讲，没人讲，场面冷清清的，才不好呢。

过了六七分钟，水生风风火火地骑车回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叫：

“妈，爸要回家过年了！”

“啊？！”

风奶奶一下张大嘴巴，瞪大眼睛，呆住了，像被冰冻住了。

水生把电报内容念了一遍，总共八个字：

明日回家过年，永耕。

“这是真的？”

“真的，妈！”

风奶奶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双手慢慢合拢，捂住眼睛，轻轻地、慢慢地说一句：“这个梦总算成真了！”更像是喃喃自语。这是喜，是悲？她自己也感觉不到，她真的是像被冰冻住了，有些麻木，有些痴呆。

这天晚上，一整夜，风奶奶睡在床上都没有合眼。时间这东西太捉弄人了，对孩子来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小时六十分钟，一分钟六十秒，一秒一分地过，这时间多么长，过得多慢啊！因为小孩子总在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和大人一样高大，一样有本事。总这样想着，时间就变得慢，有时甚至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对风奶奶，已经过往的时间，过去了三年、十年、几十年，她会觉得像是昨天、前天、大前天，时间比火车跑得还快，比天上的鸟飞得还快。时间捉弄孩子，也捉弄老人呢。这一夜，风奶奶倒像变成了个孩子了，长夜漫漫，一夜比一辈子还长。

永耕要回家过年了！四十年不见的永耕要回家了！消息像长了脚，在空气里跑着，在黑夜里奔着，很快在村子里传开来，然而……